

二度梅

二

第八回

傳假旨捉拿全家

透真情放脫母子

詞 天豈許人短。偏偏團作敗。滿朝盡是小人。私方知一痕半點不差池。淺眼何嘗誤。奸人斷云。不思為人還忍耐。便宜直臨崖勒馬。方悔遲。

話說屠申飛奔梅府報信。好看夫人公子連夜逃去之意。列位你道屠申送信梅府。却有個緣故。他乃是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人氏。只因他在家閉關。一拳打死了人。他自行投到抵罪。梅公見他正直。不怕生死。故此活了他的死罪。只得收在身邊。又恐他生事。故此又寫了一封薦信。將他薦到常州府。承充差役。一來他也有個拘管。二來又替自己招應房廊屋宇。他忽地听得有這一件事。怎麼不着急。況他又是個直性漢子。豈不知當日受過活命之恩。他怎麼不報答。於是跑到梅府。一見門上的人。拱了一拱手。道：「列位請了。」公子可在家麼？門上人答應道：「公子與夫人在中堂說話。」屠申也顧不得回稟。一直走進后堂。見夫人與公子在那裏。他就慌忙跪下。說道：「小人屠申。請公子夫人有要緊的話說。」夫人公子道：「你起來。有怎麼要緊的話說？」屠申道：「夫人不好。你老爺在京師。你老爺在京沒有書信回來。還不知消息麼？」老爺被奸賊盧杞陷害。已正典刑歸天。久已夫人公子聽說。大驚哭道：「你怎麼得知此信？」屠申道：「今日午前有欽差校尉來到本官。留在私衙。小的與衙內一個姓陳的大叔相好。適才在酒店說道。老爺在西郊外天地壇斬首。那奸相又要斬草除根。差了校尉在此捉拿家眷。幸喜本府老爺他留住校尉。」

尉在私衙內道公子是浙江第一才子。恐日裡不在家中。約定明日五鼓捉拿全家小的受了老爺活命之恩。一听此言。飛來報信與夫人公子知道。起早逃走。他方奔一個去處安身。方為上計。待公子日後成名報前仇。若有遲緩。恐遭毒手。那日豈不冤沉海底。難報大仇。夫人公子聽說一齊跪下大哭道。恩人請上。待愚母子拜謝此事。非恩人送信與我母子。豈不被奸賊害絕那時滅門之冤。終難報矣。屠申又拜伏於地哭訴道。小人蒙老爺天高地厚之恩。實難報答。夫人公子一竝起身說道。今番恩德生死不忘了。屠申道。夫人公子不必悲傷。急早好想一個存身之所。好躲過目下大難。不宜啼哭。恐外人知道。走漏風聲。就不好了。小人也不能久存此地了。若夫人有了安身之所。小人少不得趕來伏侍恩人。夫人想道。我有一個胞弟。現在山東做節度。你不若投奔他去。亦可暫得安身。向著公子說道。我兒。我與你分為兩路。你竟往儀徵縣投奔你的岳父任所。亦可安身。一見你岳父。就把家中顛沛流離的事情細細稟知你岳父。岳母他必念你是他的女婿。自然要照應你。你可藏形匿跡。發憤攻書。待有天日之光。不失忠良之後代。盧杞勢運一退。再與你那父親報仇。屠申道。這所論極是。請速收拾出城。各奔路途。夫人公子又不敢啼哭。只得帶著淚。吩咐家人道。我家遭此不幸。你等願同我去的。即速收拾一同逃難。如不愿隨我去的。趁此今晚夜靜。你們各逃生去罷。家人一齊哭道。小人們伏侍老爺夫人公子。並沒呼叱之聲。怎忍一旦拋離屠申。你們也不必啼哭。此刻也不是叫哭的時候。逃生要緊。夫人道。正是。孰與公子收拾了一個小小的行李。裝了些細軟物件。又叫了



一个自幼伴讀書的書童名喚喜童你過來聽我吩咐我見你自幼有些見識久已要抬舉你就是平日也沒有把你當下人著你與公子收拾往儀徵縣投奔侯老爺的任所你二人一路莫分主僕只以兄弟相稱待有日你公子發達之時少不得報你同患難之恩喜童哭道說那里話來小人蒙夫人公子教養之恩敢不盡忠以效犬馬之勞夫人向公子說道兒呀你是幼未離我身邊一步今日這大難臨身我兒一路須要小心自己保重我梅氏門中只有你這一點骨肉倘有差池就絕了梅門的種祀怎麼得了於是母子大哭一場自古道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公子拜別了夫人說道母親此去一路須要小心慎重切莫思慮悲哀有傷身體公子言畢喜童背了行李不敢從大門出去只得走后門小路巷子出城雇了船兩隻投奔儀徵認親這且不言再說夫人回房收拾細軟物件打成包袱先著一個老蒼頭名喚梅芳下河下雇了船隻等到黃昏出城上船屠申見諸事停當方纔別了夫人往衙門聽事不提單言梅府那些家人們个个候候夜靜收拾齊備大家逃命夫人見了如此光景不覺恓惶吊下淚來想起當日是何等榮耀今日如此苦楚狼狽長嘆了一聲又不覺高聲啼哭起來悽涼如此又見天色已晚夫人拜別了家神祖先便從後門走出帶了幾個隨身了頭年長的蒼頭步行走出城外來至河邊梅芳接住迎入舟中即刻開船往山東而去正是

劈破玉籠飛彩鳳

掙開金鎖走蛟龍

且不言夫人行程單講梅府女家人把大門關好從後門搬抬物件大家遠走高飛只剩得一

所空房屋次日五鼓知府傳衙役請欽差請了聖命都奔梅府拿人不多一時來至梅府門首但只見大門緊閉知府吩咐敲門衆人上前敲門敲了半日並沒有人答應只得回稟府尹裡面並無人答應那欽差聽說焦燥道既沒人答應俺奉聖旨捉拿欽犯管他開門不開門傳人役你們將大門打碎來看他開是不開衆人役聽罷一齊將門打開只見裡面並無人影衆人就不敢動手那知府一見無人唬痴了在那邊欽差大怒道貴府不必動身入內宣讀聖詔捉拿欽犯你看着大門做甚麼知府心中發毛臉上失色便向欽差說道此事其中有變那欽差道有變無變進去再講知府只得差衙役向前都在那梅府正廳排列兩傍坐定知府同欽差正中坐下叫房中來吩咐道你到廳後去看一看虛實裡面無人是什麼緣故你再看梅夫人與梅壁在那裡遠遠查來房中答應走至後面見重重門戶都是開的自己心中想起點腳點頭道若是昨日沒有這個機會眼見得今日難免繩網索縛之苦即回身來到大廳上稟道大人在上小的進內一看見重重門戶俱開內面並無一人知府聽說唬得一驚敬在椅上那欽差道好一个人影全無也罷下官同貴府到後面看个路跡今大門緊閉想是往後去的此時知府同欽差走入後面一層層看去果然四下並無人影於是吩咐關鎖了後門欽差復至大廳坐下知府道大人這等事不帶四鄰問不出根由來欽差道下官不知確實聽貴府號令於是知府傳衙役叫地方把四鄰傳來不一時鄉堡四鄰地方俱到走上廳前稟道小的是本坊

這梅府中的全家人口怎一个也不曾見是往那裏去了四鄰果道太人在上小的們怎麼曉得梅府的去處知府道本府不是問你們的去處你們可知道他家几時沒有人出入了傍邊一个人說道只怕有半月没人出入了知府便向欽差說道大人這就是了可曾聽見這四鄰的話麼非怪卑職乃大人未來之時他半月前已逃往他方去了望大人進京繳旨但卑職只好出角捕文行到各府州縣緝獲正犯再發封条封鎖住宅便了那欽差官校尉帶着冷笑說道貴府這一句話到也說得乾淨我想四鄰的話必是貴府吩咐的着他們在我面前瞞騙無非是遮掩耳目之意梅壁乃欽犯之子他走與不走不敢問貴府的罪名只是昨日下午官一到之時你就有多少的閑話說他是个什麼才子恐他不在家中要到今日方可拿人及至今日却是一個空宅據四鄰說半月前已無人出入了弟同貴府進門之時見那些光景似有人在裡面及至衙役稟說後面無人我同貴府齊至后面層層看來見那些桌椅板櫈並無半点的灰塵窗門格扇並沒損壞又見灶上還有溫水菜蔬請問貴府此情現漏有何不是放走的只是下官也不好十分違拗但回覆太師少不得把貴府美意回稟太師見得貴府有憐才受惜故放梅壁的家眷逃走沒跡知府大驚面如土色不知府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假欽差唬詐財寶 陳府尹受驚卸任

詞 辦理府務假旨到來思想奸計百出捉拿滿刑災那知漏網潛逃反惹傷財害莫道無有云 報應眼見受驚損財

詩曰 官長拘拿糾四鄰 街坊公論受恩深 明知有碍君王法 因念孤臣不忍呈

話說欽差向知府說道貴府憐愛士故你放走梅璧知府道大人怎麼說是卑職放走欽差校尉道原來不是你放走嗎昨日為何不要我拿人今日把犯人放走故意叫四鄰來問一問就與你無過失了豈不是你憐才愛士嗎知府道請大人回署再作商議發放了四鄰着衙役喚木匠收拾了大門將裡面一切傢伙等件着書役開了單子方才標了封条吩咐地方好生看守府尹同欽差出了梅府看看把前後門都封了方才上轎回轉衙門留住欽差款待送上黃金百兩再三相懇欽差方允商議寫起文書上面無非把文書未到之先梅府閤家逃走的意思不言欽差回京繳盧杞的假旨單言知府送了欽差之後心中大怒道這件事是什麼人走漏了消息故此梅璧逃走本府若訪出來必要立斃杖下陳水嘴在傍邊聽見把舌頭一伸我方才打算說出來幸喜得沒有說若是說出屠申老爺即刻傳進一頓板子打他不死也是只剗半命他若說我與他講那時連我也不得脫身雖不至死也有九分悔氣從今以後再也不敢多嘴了且說這個屠申他自孤身一人又無家眷雖然放走了梅公子一家一見本官送了欽差許多金銀自己一想道此事不好萬一陳水嘴溜出一句話來說我知風本官認真怎肯干休那時性命只恐難保我原是山東人掌梅老爺施恩活罪荐在此處當做門戶目下梅夫人已奔山東不若出了門戶投節度使的衙門可以躲過久后之累算計已定收拾了行李竟奔山東投軍門的任所不提單言梅公子與吉童在船上非一日那里放出頭露面那紅至儀



微紅家說道相公請上岸去罷公子才推開格子看那異鄉的風景便問船家說道我們是沒有出過門的煩你替我尋一個飯店我自加倍謝你紅家道原來相公是沒有出過門的等我停了船與你去尋于是船家上岸尋了一個飯店回船說道相公我尋了一個飯店相公請上岸罷于是公子與喜童收拾了行李紅家陪了一同上岸來到飯店與店主見過禮走進店內見是三間房子船家安排行李說道相公這個下處可中意麼公子道罷了但不知房金幾何紅家道這間店的主人姓劉為人正直不欺客房照例連飯食每位客一錢一天梅公子道我不過一二天耳又吩咐喜童稱了紅錢外又稱了二星酒錢遞與紅家紅家接了銀子多謝了公子歡喜不題車言梅公子向店主人問道你這裡縣官可姓侯嗎店主回道姓侯公主又道他在這裏做官也還何如店主道相公你和縣主大爺還是親戚還是朋友公子心中想道若說親戚他不肯說實話主意已定便回道我是鄉親從此經過意欲會他一會不知可會得否店主搖頭說道既是同鄉莫怪小人多嘴依我說不若不去的好若要去到惹煩惱公子道這却為何店主道侯爺自到任以來愛的是財寶惱的是朋友他要人的金銀千方百計有怎麼訟事出來真正有錢者生無錢者死一些理性都沒有了他到任之後他有個嫡親的侄兒在我店中居住却又貧寒我聽得他說是縣主的姪兒到我小店住了一夜次日背了行李他投往縣中尋着司吏投了手票隨即傳了后堂不多一時裡面傳出來說老爺沒有這個姪兒妨念他無知歹貴去罷那相公聽了傳出此語登時暴躁如雷說道豈有此理那有這等事情



嫡親叔姪。千里相投。怎麼說出沒有這個侄兒。隨後自己又走到側門。跟前把三代的履歷。向管側門的細細的從頭說到尾。等至晚下。並不見回音。那相公見他不認。只得忿氣收拾歸家去了。看他侄兒尚且如此。況你是個同鄉之人。梅公子道。有這等事嗎。于是半信半疑。喜童在傍邊聽了。暗暗的點點頭。于是店主收拾晚飯。安放桌椅。梅公子與喜童用了晚飯。店主收拾碗筷。又送了一壺細茶。與梅公子喜童吃。談心說道。賢弟主人家這番言語。無非是虛架之詞。我岳父那有這等狼心。一個姪兒。不認。想必沒有此理。喜童道。相公。豈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如今時勢。做官的大概只以勢利為先。不以禮倫為重。公子道。據你說。竟不必去了。喜童道。相公。不是不去見他的話。見是要去見他的。為今之計。不若想他一個主意。公子道。賢弟有何什麼主意。喜童道。此事實難料。據方才店主說。侯老爺如此刻薄。不念親情。若是全信。似未的確。若要直去與他相會。倘或他把臉一變。說你是欽犯之子。把你解往京中。那時有口也難分。豈不絕了梅氏之後代。若依小人的愚見。將公子的衣服脫下來。與小人穿了。小人的衣服脫與公子穿着。待小人假充公子去見侯老爺。見景生情。他若是忠良之心。自必有許多嘆息。小人就把其中之事。細細說明。再請公子與他相會。若是奸黨之徒。小人不過畧說幾句閑話。他問老爺京中之事。小人也自然把從頭至尾的事。細細的告訴他一番。他若不肯恰念。起了害我之心。相公聞得可速速逃往山東。投奔鄧田老爺的任所。再作道理。公子道。此計雖好。那有代皆之理。喜童道。非是小人敢欺了公子。想此情。測料不定。進退兩難。若不從權。恐有他變。公子

道今夜且宿了明日再作道理于是二人方睡了次日早晨小二送水進來洗臉梳洗已畢又吃了早飯喜童又苦勸了一番公子若不從權就是此地住一年也是無益的不若早為設計去見了候老爺才能有出頭的日子公子聽說不得已只得脫下衣服二人兌換穿了走出店來那店主人一見便問著小二說道你看他二個人必定是走江湖的昨日是那個後生穿著今日又是這個後生穿著到有九分去到知縣衙門去打抽風的話說未了喜童便向著店家說道店主人我們的衣服行李都在裏面好生看管店家笑道請放心得了彩與相公接風罷二人出了飯店喜童在前面搖擺公子遠遠隨行走幾步看一看自己身上衣服臉上含羞心中叫苦便自己叫道我梅良玉生于官門之內到今日扮了奴僕之輩不言梅公子思想單講喜童回頭看見梅公子似有哭泣之狀心中想道我此一去見了候官凶多吉少只得問著路向前而行又回頭看見公子離有多遠正走之間抬頭見路傍有一藥舖便止住腳走進藥店拱一拱手道官人請了那櫃上的人見他請了相公要什麼東西喜童道我家耗鼠甚多把小生的成套書箱都咬傷壞衣鞋脫下他就傷損要買些砒霜伴些藥鼠那櫃上人說道這砒霜不敢亂賣的有閨性命之憂得罪相公喜童說道此言差矣我乃讀書之人豈是那無知之輩無非深恨鼠耗因此買些藥鼠那掌櫃的說道相公言得有理賣點與你罷此時在腰間取出一塊銀子遞與那櫃上的官人買了些砒霜那店官道相公這東西莫要兒戲喜童道曉得此時攏入袖中出了店門梅公子已走到面前問道賢弟你在此店內買些什麼東西喜童道

回兄長走不上來。故我在此等候。于是兩下又分手。各依前後而行。又走了一會。到了縣前。喜童又等着公子。再叮囑一番。公子只得站在牆壁崖下。這且不題。單言喜童走至大堂。叫道：「號房那里號房？」聽見堂上有人呼喚。即便走來問道：「你是那位相公？」喜童道：「你進去回稟老爺。」你說常州府梅公子要見老爺。那號房即便回稟老爺。吩咐請相公入私衙相見。門子請喜童進內。見了候鶯。喜童行几步。一躬到地道：「岳丈大人請上。」待小婿拜見。候鶯上前一把扯住道：「賢婿遠路風霜。只行常禮罷。」兩下又謙避了一會。候鶯只得受了兩禮。假公子道：「請岳母拜見。」候鶯道：「待到后堂再拜罷。」請坐。假公子方纔告坐。獻茶已畢。喜童把候鶯一看。只見他鬼頭鼠眼。鼻尖耳了。心中想道：「店主之言。足非謬矣。我看此人。乃奸險之徒。心疑未定。只見候鶯向著假公子道：『賢婿令尊大人榮升都給。一向在京得意。』」喜童一聞此言。故意裝作愁苦之容。站起身來。假做啼哭聲。拜伏於地道：「岳丈大人。你還不知先父的凶信麼？」候鶯道：「你且站起來講。」喜童站起來說道：「告稟岳丈大人。先君陞任在京未久。因聖上命陳東初征伐胡虜。馮度修年伯奉督軍機。那時先君位列台垣。豈肯袖手旁觀？因此出班保奏。那時宵旰龍顏。把先君斬首。又行文到常州。捉拿家眷。因此小婿逃走在外。今日投奔在岳丈面前。看老君同年親誼。面上容小婿一身足感岳丈大人再造之恩也。」候鶯把臉一變。道：「原來如此。莫怪老夫說你那父親也大固執了些。如今做官的。都要逢迎上司。結交當道。方可有个官做。創立萬頃良田家業。不然這十年寒窗。晨昏苦讀。為什麼他屢屢要講什麼忠臣？如今連頭都做吊了。」假公子又哭道：



先君在日多有得罪岳父只念小婿四海飄零沒家投奔救一救落難之人侯驚道只是我的衙門小官卑職微如何容得你下假公子道既是岳父不肯收留小婿只得再往別處去侯驚又道你道又說得干淨你是欽犯之子我的女兒怎肯做叛党的媳婦這是萬耳萬目都知道你是我的女婿今日又是滿衙門的吏役看見你到我衙門中來的若是上司知道行文要欽犯之子那時老夫把什麼人與他非是我沒情不看同年分上却也你命當如此假公子又道岳父你把小婿是怎麼樣處治侯驚道你哭也無益的老夫也不用刑處治將你解往京中交與盧相爺聽相爺發落無怪老夫到是你父帶累于你的即刻傳那衙役把假公子拿下侯驚吩咐道是欽犯之子好生看守要解京請賞的一面標了監牌衆衙役上前把假公子上了刑具押赴出來收監不知喜童進監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梅公子儀微投岳父

侯知縣羅加假東床

詞人言非假果逢其凶主僕投親身避難豈知監禁獄牢中前修有定難脫羅籠皇天不負云忠良后得會風雲上九重

詩曰

慈命投親到異鄉

豈知落魄更恓惶

店家說出抽腸話

替主情甘獄底亡

話說假公子上了刑具出來不題單言梅公子在牆壁下等候等得不耐煩走進儀門抬頭一看只見衆衙役把喜童鎖着帶往西監門去了公子到了監門首衙役們叫開監門收欽犯梅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內一苦眼中吊下淚來又不敢上前只見喜童把頭回轉來向着公子

丟了一個眼色。心是叫他速速走的意思。他却不知。還痴呆呆的站在那里。望着眾人把喜重帶到監中。這喜重一入監門。就把砒霜取出來。放口中一吞。那砒霜入腹。寸腸俱斷。站立不穩。一交跌倒在地。此時七竅流血。牢中禁子一把挽扶。喜重氣絕身亡。禁子撒手一推。只得着牢頭出來稟知候憲。道：「欽犯進牢。服毒死了。」候憲聽說。把禁子獄卒每人各責了四十大板。又吩咐道：「此犯已故。不必言着他是欽犯。只說是本縣處死了。不法的家人。又吩咐了一番不題。且言獄卒受責。領諭出來。只得上了店市。買了一副棺材。傳腳夫抬至監傍。將喜重拖出牢洞。裝入棺材。自己如同滾油煎心。悲傷想道：「先前喜重在藥舖門首。莫非買毒藥。正在思想之間。只見腳夫把棺材一直抬往北門去了。梅公子也不管高低。跟着棺材跑出了城門。見那抬棺材的歇下。把地方土工傳了來。挖個坑兒。把棺材安葬。各人散去。梅公子走到坟前。双膝跪下。拜倒在地。放聲大哭。道：「賢弟吓。愚兄自幼與你同窓共讀。寸步不離。却不知賢弟有這一片忠心。只望與你同遊患難。異日成名。補報賢弟相携之力。豈知今日遇着我個人面獸心的岳丈。遭這等惡死。這是我梅良玉死之該當。賢弟不當受此慘變。我以店主之言。不過虛假誣詞。賢弟就有這等慧心。便先安排了替主之心。腸吓。想我梅良玉日後沒有寸進。便罷。若有些須榮耀。必替賢弟修墓進荐。我與賢弟雖是異姓。倘日後我有子孫。必須情願繼賢弟宗。文梅公子在坟上磕了一個頭。哭一聲。却是曠野地方。主人哭僕。真是鉄石人聞也斷腸。于是起來記認坟墓的踪跡。見坟左手有一坐土地廟。路傍又有一枝双丫的榆樹。為記。看罷拜辭。又哭了一

會心中如亂麻一般。又無伴侶。又不敢回店去拿行李。低着頭往大路向東而走。見前面已抵河邊。又痴呆呆望了一望。只見一座城樓心中想道。此樓定是東門。走到跟前。只見一隻划船飛棹來了。那船艙中坐着兩個老者。那船家就搖擺岸來。便問道。朋友。你上揚州。就隨我的船帶你去。那艙中兩個老者道。我們是熟船。你只管上來。于是梅公子此時猶如那失羣的孤鳥。那有定見。正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年紀幼小。又無親眷。可投心內。又怕遇着店主。又起風波也罷。且到揚州。再作道理。只得說道。駕我到揚州去。船家道。你既要去。快些上船。梅公子上了船。來拱手。二位老客長請了。那二位老者一齊躬身道。小哥請進來坐。梅公子方纔走入艙中坐下。船家問道。你可吃飯的麼。我們是不攬岸的。恐夜晚了。要赶快的。你要吃飯。快些買米來。梅公子道。我是不吃飯的。于是船家開了船。不一時。梢後送進飯來。道。二位老客請用飯。二人把食盒揭開。批出二尾魚來。便向梅公子道。小哥請過來用飯。梅公子道。老客長請。晚生不用飯。那二位老者笑道。小哥。我曉得你只有船錢。沒有飯資。不妨。我二人出了半升米。就請了。小哥哥。梅公子道。我萍水相逢。多蒙雅愛。何以克當。二位老者即取了一付碗筷。三人共桌。用畢了飯。一路又談了些閑話。船至三汊河。船家說道。朋友。前面已是鈔關了。把船錢拿出來。好上岸。梅公子說道。今日不曾帶得來。改日把你罷。船家說道。你上船來。安安穩穩。連米也沒有。拿出米坐着動也不動。就是當差。也要把票兒我看。你若沒有錢。就是破布衣服。一分一片。照樣拿來。梅公子那里受過這等愁苦。把臉一紅。道。今日偶然忘却了帶錢來。就把貼肉一件白細衫。



子脫將下來。遞與船家那船家接過來一看。這個紬衫子我們用他不着。若是布衣可以算得錢。那兩個老者說道。船家你在那衣服拿來。與這位相公。我二人替他出了船錢罷。船家聽說將衣服遞與長者。長者遞與梅公子。梅公子道。一路而來。多蒙長者雅愛。又蒙出船錢。真乃三生有幸。晚生感恩不淺。老者笑道。相公你說那裡話來。于是船抵碼頭。大家棄船登岸。梅公子又向二位長者一躬說道。晚生不敢上府而叩謝了二位。長者說道。豈敢只是寒舍窄小。不敢屈相公同去。天色已晚。相公要進城也要趕早些。言罷。二老向東去了。不提却說梅公子一邊一頓思想。喜重死得好。苦不覺心酸。在曠野所在放聲大哭。又見日已西沉。不敢留戀。一直奔到城內。歇下飯店。又無行李盤費。東走西走。一徑來到壽菴寺前。那壽庵寺乃是揚州第一個廟宇。寺傍有一株樹。樹后數步便是毛廬。梅公子到了此時也無奈何。只得就在這寺首地下坐着。時已更深。思想從前爹爹在日何等榮耀。今日四海無家。母子分離。又且盧賊訪拿甚急。我這性命恐難保。若是那賊拿住。還有多少刑法。我是一個怯弱書生。怎麼受得。趁此無人知道。不免尋个自盡罷。想到此。到不覺淚如雨下。即忙解下腰帶。挂在樹上。望南哭道。母親吓孩兒死得好苦。又不敢高聲啼哭。悄悄吊在上面。可憐正是。投河只要三尺水。懸梁惟用

茶繩。

不知梅公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哭窮途公子捐軀

救顛危禪僧仗義

詞云 野草閑花遍地愁。龍爭虎鬪幾時休。抬頭吳越秦漢楚。細看梁唐晉漢周。万事俱從忙。

裏錯誰人肯向死前休。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邱。

詩曰 隻身流落到揚州。拚命懸軀欲喪幽。香池救得孤忠後。到底忻逢故舊留。

話說梅公子吊在樹上。命如五鼓搖台。月氣似三更油盡燈。不言梅璧吊頸。且說本廟有个化。陀和尚。因早晨有个施主打齋。他吃了些東西。腹中又不聚。屢到東廁出恭去。两手捧着肚子。往東廁一跑。不覺撞在梅公子的身上。跌了一交。扒將起來一摸。見是吊的一个死人。口中喊道。不好了。快救人。連喊了數聲。裡面僧俱不知是什麼事。大衆只得走來問道。你因什麼事。大驚小怪。陀和尚說道。那樹上吊着一个死人。你們去看。衆僧一看。果然是真。只得進內回稟長老。大和尚。那長老聽說口中念道。阿彌陀佛。便即刻起身。隨着衆僧來到面前。那些僧人把梅璧解下。直僵僵攤在地上。長老忙吩咐快燒姜湯來。使者答應。拿了姜湯。把梅璧放在椅上。囑了一會。只聽得三閨响了一聲。不一時。梅公子就醒了。轉來嘆了一口氣。道。好苦死我也。衆僧一齊說道。此人醒來了。只見大和尚走至梅公子跟前。問道。你這位後生。小小年紀。因何尋此短見。我乃出家之人。與你無仇。為何在此作賤。是何道理。那梅公子聽見有人說話。便把眼睛一睜。只見一个和尚站在面前。又見衆僧站立兩傍。便站起身來說道。小人乃異鄉人氏。只因隨主人進京。往山陽關經過。是我失了客寨。把主人的箱籠被腳夫拐了去。因此難以回船。主人家法利害。若是回去。必無再活之命。故此小人進退兩難。是以尋此短見。非是坑陷老爺。實實難存于世矣。又蒙老爺救命。真乃再造之恩。只是小人身無半文。往何處去好。豈不是難。

生猶死不如做個亡命。到也得個乾淨。大和尚見他雖是下人衣帽而骨格清奇。說話又宛轉說道也罷。你們隨我到方丈來。于是眾僧執着燈。梅公子隨了大和尚。一直來到方丈裡面坐下。大和尚說道你也坐下。梅公子道老爺在上。小人怎敢坐。大和尚說道我們乃是出家人。有什麼統屬。坐下來好說話。梅公子道既然如此。小人告坐了。大和尚開口說道我且問你。方纔說回不得家鄉。見不得主人。你的主人是個什麼樣人。梅瑩道他是經商和尚道依我說着人去尋你的主人。我當面對他說。見得你受了這個委曲。必定他不責備你的。梅公子道老爺這般吩咐。小人豈不知思。只是我那主人當面聽老爺的言語。自然是依允的。若是小人隨了他回去。他回去後。想起許多行李等件。定然生氣責打。不若求老爺大發慈悲。測隱之心。暫等小人在此栖身。倘若雲開見日。再補報老爺活命之恩。和尚聽說道也罷。此乃佛門之地。是人可以安身。況你又是落難之人。只是難免不吃沒功之祿。你平日在家所幹些何事。梅公子道小人隨着主人也不過是抹桌拂席。澆灌花草。和尚道原來你是個斯文中之事。你必定識字。你可寫幾個字與我看看。梅公子聽說見傍邊桌上現有筆硯。便取過一張紙來。提起筆就信手寫幾個大字。遞與老和尚接過看了一看。却是寫的四个楷字。是壽庵禪寺。和尚踏道果然好字。又問道你姓甚名誰。那里人氏。從直說來。梅公子隨口答應道小人姓王名喜童。乃江南常州府人氏。和尚道你就叫王喜童麼。從今為始。自后都叫你是王喜童。于是梅良玉住在壽庵寺內。連門也不敢出。早晚收拾些盆景花草。況這個和尚又不達迎施主。又不愛財。所以梅